

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

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
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



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小说创作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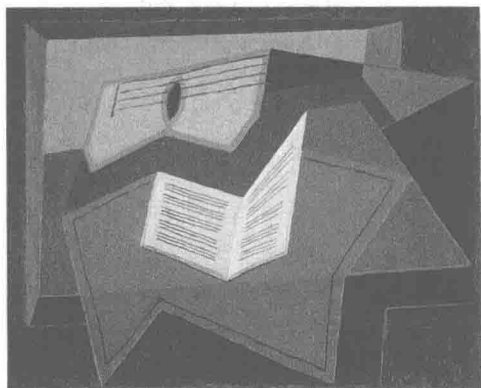
郭平 主编

构虚九集

无解，才能存在，才有明天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郭平 主编



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小说创作课

构虚九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构虚九集/郭平主编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214-21848-3

I. ①构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1006 号

刻舟书系

书 名 构虚九集

著 者	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科基地班(2014 级)小说创作课
主 编	郭 平
责 任 编 辑	周晓阳
装 帧 设 计	solelevant@163.com
责 任 监 制	王列丹
出 版 发 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21848-3
定 价	39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总 序

骆冬青

年华似水，浮生若舟。

人类最初的文字，或即来自有意无意的刻画。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，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？还是为了生命与生命的交流往来，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？无可追溯。刻痕在何时变成了“字”，组成了“文”，“人”，由此才越来越成为“人”。这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
古人云：仓颉造字，天雨粟，夜鬼哭。古诗云：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西方哲人云：语言乃存在之家园；人是符号的动物……

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，就成为生存的寄寓，成为创造的运演，成为文化的密码，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“第二世界”、“第三世界”的构成元件。

由此，产生了“说文解字”的学问，催生着“文心雕龙”的创作。

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，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。一方面，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、探索，借此，展开一个个奇妙、精

微而又普遍、博大的“世界”。是谓“说文”与“解字”。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，逼近着相同的目标。另一方面，是“雕龙”的“文心”。世本无龙，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；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，画龙而点睛，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。“规矩虚位，刻镂无形”，“文心”的“雕龙”，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，勇于怀想天空、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。于是，人类才拥有“心有天游”的浪漫与超越，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。“文心”实乃“人心”最为精要的内容。是故，古人无不神秘地宣称：诗乃天地之心。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：赋家之心，苞括宇宙！“文心雕龙”，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、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。

然而，大学“文学院”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，莫过于创作的缺位。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，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，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。“说文解字”是正宗，而“文心雕龙”是小道。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，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。殊不知，简单的道理是，没有文学创作，文学研究何所凭依？

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“中文系”任教，培植“灵根”，播撒“情种”；许多一流的文学、语言学、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“转行”，别辟学术新境，卓然树立风范。如王国维、鲁迅、闻一多、周作人、陈梦家，等等，等等，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。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，开设文学创作课程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、孙

望、吴调公、吴奔星、常国武等先生，亦兼善文学创作，重视文学创作的“文心”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。本来，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“以意逆志”，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；具有创作的体会，或至少有“拟创作”、“内幕仿”，才可以真正求得“文心”。而这一点，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。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。

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”，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。

本于是，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，激活本土资源的淀积，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“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”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，以文学创作为中心，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，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。

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，亦有历年师生创作成果的汇集。无疑，水平或有高低，课程或有不足，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，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。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，以求砥砺，以求鞭策。

刻舟求剑，虽迹似愚妄，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，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！

无论如何，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。

是为序。

序

郭 平

我教小说创作，青春年复一年地在我眼前展现，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欢喜了。他们的眺望令我时时回望自己的少年和青年，我可以越过时光的大河，回到过去，也同时去往明天。

相比于阅读专业作家们的作品，读他们的作品能带给我更多的震动甚至启示。因为他们的内心有“原始”的冲动，纯净而炽热，有瑕疵，更有无比珍贵的探寻。这是真正的行旅。

许多事情他们纠结于无解，这与小说的特质不谋而合，与生命的特质不谋而合。

无解，才能存在，才有明天。

目 录

总序	1	骆冬青
序	1	郭 平
沉默的先知	1	巴吟月
相 亲	10	鲍昭羽
戏	16	卜昆玉
黄 昏	21	曹玉凡
不存在的吴栋梁	28	陈 灿
丧 宴	36	陈佳莹
交友书	44	陈 嫫
电 话	48	葛梦婷
眨眼间	53	过嘉会
突 围	63	何 振
火龙果不像梨	69	黄颖培
流落在城市里的一个	79	柯茗悻

因为爱情	84	李志睿
一只服用了兴奋剂的猫	88	陆其远
回 家	95	毛忠洁
于无声处	102	秦 焱
作业本	112	阮若玲
一个下雨天	119	沈潇洵
二 胎	130	施文芹
心 愿	136	施雨露
佳 缘	141	宋金伦
一蓑烟雨任平生	149	王晨韵
这都不是事儿	154	王 蕊
少年气	159	翁宇彬
约 会	167	吴晓燕
卖包子的走资派	175	闫紫晴
轨 迹	183	杨 菊
摆摆手	189	杨柯倪
年轮蛋糕	198	杨忻婷
心跳时间	208	张楚洋
一望无垠	224	赵宏烨
探 病	235	赵 颖
只想吃一碗不加酱油的蒸蛋	241	郑倪琪
见 鬼	249	周超月
仪式之后	255	周嘉怡

沉默的先知

巴吟月

“喂？婷婷呀，最近过得好吗，天转凉了，注意多加件衣服啊。你的那件棉大衣落在柜子里我给你寄过去收到了吗？嗯，收到就好。白天工作一定要仔细，晚上早点睡注意休息，你黑眼圈还是那么重吧……”

“爸，我还有事情正在忙，下次再打电话吧。”有一茬没一茬地答应着，我急忙找借口打断了父亲的絮叨。

电话那头一滞，短暂的寂静后，父亲讪讪地干笑了两声，一阵干咳之后，声音忽地有些嘶哑：“其实我知道，婷婷如果没有我啰唆也能过得很好……”

“爸你又来了。是家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……没，没有啦，你在外面要好好的……”

挂了电话，仿佛力气被抽尽，我一下子没了工作的动力。

父亲是个中学老师，每天上一整天课下班后，总会泡上满满一玻璃杯的胖大海茶，笑咪咪、慢悠悠地踱到书房里批改作业。明晃晃的白炽灯、胖大海茶袅袅的热气、鼻梁上厚厚的镜片、堆叠得整整齐齐的作业本，是我从小对父亲的印象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对母亲没有记忆，也许因为这个，父亲

一人总是扮演着两人的角色——在外工作、回家做饭。同样地，父亲什么都好，就是像个女人一样爱絮叨。

他有个口头禅——“我知道”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把刚喝完的玻璃杯放在了茶几沿，正在厨房里盛饭的父亲继续着手上的动作，声音却高了一分：“婷婷呀，杯子往里放点，要是继续放这里，我知道，半分钟后它就会碎在地上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盯着杯子，却没有动。父亲倒也不着急：“因为我知道呀，先把杯子往里推推再说。”“我！偏！不！”我把头一甩。也许是因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照，我的叛逆期来得特别早。却是这一甩头，父亲刚帮我剪齐的小马尾不偏不倚把杯子扫到了茶几下，我吓得呆在原地。父亲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将我拉离一地碎玻璃片，蹲下开始收拾，一边还不忘数落着：“你看我说我知道的吧，爸爸可是先知，‘万宝全书缺只角’，下次要听先知的話哦。”

周末父亲一旦有空，就会在楼下小区路口的石桌上摆开一桌象棋，和附近的邻居杀上一局。这时候我跑出去看父亲下棋，他是绝不会用他的“万宝全书”里的万种道理来督促我去写作业的，我也乐得自在，每到父亲出门下棋的时候，便粘在他身边看。父亲的开局，往往喜欢兵七进一，号称“仙人指路”，一骑当先，试探对方棋路，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后方的马开路。“婷子啊，你爸这棋厉害了，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，跟你爸练几年指不准去当个国手！”局罢，父亲的老对手老周总是拉着我夸，“喏，这是今天我输给你爸的！”说着塞给我两根棒棒糖，有时候是一把加应子。每到这时，父亲则在一边笑着不语，慢悠悠吹了吹茶沫。因为实际上我不爱和父亲学下棋，不

只因为每走一步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更是因为他讲解到忘我便像开了闸的洪水，一泻千里，奔流不息。

然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渐渐发现，我问的数学题，父亲越来越支支吾吾，我请教的事，父亲越来越模棱两可。渐渐地，我对父亲的先知越来越不以为然，然而，父亲无微不至的“关怀”却没有一丝的减少。

“婷婷呀，衣服收进来就赶快叠起来放好，我知道，一会你又要满世界找袜子了。”我拿写作业搪塞。

“婷婷呀，睡觉前书包先整理好，我知道，明儿一大早你又要匆忙忙早饭都来不及吃了。”我立即爬上了床。

“婷婷呀，如果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告诉爸爸，爸爸不会笑你，随时可以给你排忧解难。我知道，你脸色那么差心里一定难过死啦。”我闭口沉默。

“婷婷呀，……”

那一天，我终于爆发了：“爸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，白天学校里讲那么多，晚上回来继续叨叨，操心这操心那，不累吗？不就是生活阅历多了几十年嘛，有什么好卖弄的！”父亲神色一滞，半张的唇颤抖着闭合，苦笑一声，缩了回去。“以后这种小事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”我似乎不解气又故意赌气补了一句，“我的人生还有那么长，你哪能每件事都管到！”父亲微微张了张嘴，却是什么也没说出口。愣了半晌，他缓缓转过身去，瘦削的身影逐渐淹没在了书房明晃晃的灯光和袅袅的蒸汽中。

“我知道的，婷婷跟我是一样的人……”幽幽叹息仿佛是从氤氲

着水雾的风中来的，断断续续，听不太真切。

为了逃离父亲的絮叨，我偷偷改了父亲建议下填好的大学志愿，改去了一个火车要坐八个小时的大城市。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我心中满怀期待等来了录取通知书到的那一天，可父亲好像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期的惊讶或愤怒，这让我多少少了几分报复的痛快。但是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送我离开时，微笑着摆手的身影滑出火车车窗最边缘的那一瞬间，心里忽然黑洞一般的空虚。

但是承认错误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向父亲承认错误。以至于毕业后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家乡，在一家报社落脚，却告诉父亲，我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也当上了老师。自己做的决定，哪怕是赌气，也要硬着头皮做完，争一个脸面。

“王婷，不舒服吗？”同事小张端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，看着有气无力趴在桌上发呆的我，带着一脸关切走到旁边自己的位置坐下，拧开了一罐速溶咖啡。

“也没啥，一些烦心事。”我勉强地伸了个懒腰，坐直了身子。

小张哦了一声，开始在办公桌上四处翻找，边找边忍不住抬高音调：“你知道吗，昨天的稿子‘事儿爷’没找我茬，直接给过了！”我用力挤出一个微笑：“是嘛，那可恭喜你啊，今天要清闲不少，我的还没下来呢。”

折腾了好一阵子，小张才从抽屉的最里头翻出一把小勺子，开始舀起咖啡粉。

一勺，两勺，三勺……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、数着，看咖啡粉沉

入飘着袅袅水雾的杯中，渲染出一个个奇妙的弧度，梦幻、暧昧却虚浮，不像父亲的胖大海，投入杯中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只是咕咚一声，干脆而厚实。

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，小张得意地将勺子丢在一边，“当啷”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勺子最好套个自封袋放在固定位置，天天用着又不脏，又好找，你说对吧？”看着小张每天这么翻东西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好意提醒。

小张撇了撇嘴，还是不知从哪找来一个塑料袋，放好勺子，喝了口咖啡，继续埋头敲起键盘。

“杯子往里放点吧，我知道，你桌子靠近过道，人来人往的，说不定一个不小心……”

小张不耐烦起来：“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，整天操心这操心那，不累吗？小心老得快哦。”

似乎在哪里听过，一道惊雷劈开混沌的记忆，就像昏暗的舞台上幕布逐渐拉开，一切似乎都明朗起来。我愣了愣，微微张张嘴，却是什么也没说出口。

哐当一声，突如其来的声响打破了无形的尴尬，一道道目光不由自主落向门口落魄的身影，片刻死寂之后又陆续落回本来的位置。小刘眼睛红红地推门进来，声音有几分哽咽：“王婷，主编让你去一下。”“啊……好我马上去。”我头也不回逃似的冲出办公室的门。

“王婷，你这篇新闻我看了一下，总体上写的还行，就是有几段

还是要改改。”主编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推给我一篇稿子。

我重新看了一遍昨天费尽心思写的文章，也没发觉什么不对，小心翼翼问：“是哪里要改呢？”

“太过于文学化的叙述有些时候在新闻上是行不通的，”推了推眼镜，主编看向我，“新闻的主体还是消息，太过文学化会掩盖本应传达的东西。”

“我觉得这个老教授的人物题材其实是可以发挥的……”

“这个不是觉不觉得的问题，你写的已经很碎了。还有你这个叙事顺序，倒叙虽然有引人入胜的作用，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教授的艰苦历程，你这一倒叙有些本末倒置了。”

“辉煌成就不是突出艰苦带来的好结果吗？”

“所以你花了较多篇幅去写他现在的辉煌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用尽全身力气想忍住发酸的鼻子。

“别可是了，接受修改意见是编辑的本分，我的容忍是有底线的！还不想好好干了？”

主编的声音不知不觉高了几分，眼神凌厉起来，透过厚厚的镜片，刀子般刮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我还想争辩，然而想想饭碗，想想房租，张了张嘴，却是什么也没说出口，抱着稿子慌乱中跌撞出办公室。我失了魂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呆坐着，周围杯子打碎的声音、嘈杂的争吵声，像滴水入死海，惊不起半点漪澜。

天凉好个秋。

处理完一档子事，趁着周末，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家的公交。

看着窗外向后飞驰的风景，脑中涌出一万句要说的话，却在与记忆重叠的家门口一瞬间一片空白，手停在半空，放下又举起，怎么也敲下不去。

茫然地在小区里徘徊，不知不觉绕到那几个熟悉的石桌前。石桌前依然围了好几圈人，时不时从人群中心传来一声洪亮的“将”。我不知为何心里一暖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长脖子远远地透过人群缝隙，努力想辨认那熟悉的身影。找了几圈，父亲并不在里面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莫名有些失落。

“那不是婷婷吗！”

人群中老周突然一嗓子，急急朝我跑了过来。我见被发现，只得硬着头皮喊了句叔叔好，谁知老周并不买账，龇着牙劈头给了我一下子。“我催老王那家伙给你打电话好几次了，他每次都说打过了！你这臭丫头怎么现在才回来！”

我见老周神色不对，一下懵了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爸急性喉炎严重了！他之前没打电话告诉你吗？前几天突然不能讲话了已经住院去了！”

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冲到医院的，也不记得一路撞了多少个端着治疗盘的护士，到了病房门前，我顾不得凌乱破门而入。

父亲依旧戴着他厚厚镜片的眼镜，正静静地靠在病床上看报，旁边摆着一盘走到一半的棋局。见我撞门进来，父亲无神的目光渐渐亮了起来，嘴角爬上的笑意更盛，愈见瘦削的身板不由自主挺了挺，左手不动声色将什么东西塞到枕头底下，右手努力伸出，微微张了张嘴，却是，什么也没说出口。

虽然父亲动作很快，但我仍瞟到那一闪而过的大字标题，那是一份新报纸。

我在报社的报纸。

淡淡的阳光斜斜地映在父亲枕上，在他的身后留下一道颀长的影子，阳光的馨甜混杂着新印报纸的油墨香，连空气也变得浓稠起来。我站在原地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父亲笑了，招招手让我过去，指了指棋盘，摆出一个试探的表情。我用力点头，开始一一将棋子归位，渐渐地开始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跌碎在棋盘上。我不敢抬头直视父亲的目光，我又哭又笑的表情一定非常难看。

但是我知道的，父亲不会在意。父亲一直都喜欢。

床头的灯光半明半昧，墙上的钟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十二点。王婷不露声色抹了抹眼角氤氲的雾气，目光落回身边已经熟睡的孩子。

“我知道，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”

伸手帮孩子掖了掖被角，一个吻轻轻落在他额头上。

“因为我知道的，你和我是一样的人。”